

男女有別？社會資本使用於政治場域的類型初探^{*}

林珮婷^{**}

《本文摘要》

社會資本被認為有利於民主運作，就個體層次來說，個人的政治興趣、對政治事務的瞭解、政治參與的技能，都可在社團參與過程中培養。但由性別角度觀之，社會資本是否有助女性提升政治意識和參與，學界尚未有共識。本研究試圖透過觀察兩性社團參與，檢視台灣社會資本性別化的現象，及社團參與和政治參與之間的關係。本研究首先由1990至2012年男女社團參與趨勢，發現性別差距長期存在，但日益縮減。再由2012單年度資料檢視兩性社團參與和廣義／狹義政治參與間的關係，研究結果顯示無論男女，參與社團者的廣義和狹義政治參與程度明顯較高。

本研究進一步試著建構社會資本使用於政治場域的類型，依據社會位置（高／低）與主要生活圈（公／私領域），將民眾分為四類，研究發現：個人藉由社團參與累積社會資本有助於提升各類民眾的公民參與；使用於傳統政治場域的情形雖然看似男女有別，社團參與僅有助於提升以男性為主的兩類民眾（公／高；公／低）的傳統政治參與程度，但細究四類民眾內部的參與性別差異，發現除了公／高者之外，此分類確實可解釋社會資本與廣義／狹義政治參與的關係，相同類型的男女有

^{*} 本論文初稿發表於2013台灣政治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系主辦，2013年12月1-2日。作者感謝會議評論人南華大學應用社會學系陳伯偉教授給予寶貴的意見，亦感謝兩位期刊匿名審查人給予指正與建議。本論文部分取自作者的博士論文，因此特別感謝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劉義周教授與楊婉瑩教授的指導，以及口試委員們的諸多寶貴建議。惟本文之內容概由作者自行負責。

^{**} 銘傳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兼任助理教授。E-mail: opaque.lin@gmail.com。

著對應其所屬類型相似的參與情形。換言之，性別並非解釋社會資本使用差異的主要因素。

關鍵詞：社會資本、社團參與、性別分工、政治參與、公民參與

壹、研究問題

社會資本 (social capital) 在過去的研究中，常被視為民主穩定的必要條件（陳欽春與王中天 2008）；就個體層次來說，社會資本往往被認為對政治參與和公民參與有正面的效果。Tocqueville 認為社團的參與有助於培養公民的責任感與參與的習慣，社團不僅提供成員討論、表達意見的空間，一方面使成員得以藉由社團的參與學習公民所需的技能，培養妥協、合作等民主的精神，另一方面也培養民衆對於公共事務的興趣 (Almond and Verba 1963)。Paxton(2002, 258-259) 認為正式的自願性團體有助其成員增加政治參與的量，而社會網路可提供更多的資訊，強化容忍多元的意見、增加參與的義務感等與民主相關的價值；此外暴露在不同的政治看法與爭辯中，也有助於快速形塑新的民意。Putnam(2000) 則是認為社團參與有其「外部效果」與「內部效果」，外部效果指的是社團提供讓成員可進行討論與表達政治意見的場域，內部效果則指涉成員可透過活動的參與表達意見，並透過討論議題、開會等訓練公民技巧，以及培養積極參與、關心公共事務、信任他人等公民德性。簡言之，社群、自願團體、社會網絡等社會資本的元素，不僅藉由邀請鄰居、朋友、同事進入政治過程，並鼓勵他們有更多的參與來提高參與政治的動機，也提供了民衆表達意見、培養了公民意識與公民技巧和能力的場域。Verba、Nie 與 Kim(1978) 便指出由標準社經模型所建構的政治參與差異（社經地位越高、政治參與越多；社經地位越低、政治參與越少）可藉由團體的力量修正，換言之，團體資源與動機可做為「弱者的武器」，有助於提升低社經地位者的政治參與。

然而，由性別的觀點來看，政治參與長期存在性別差異。在公私分工的傳統規範下，將政治留給男性的情形仍普遍存在；國內研究指出兩性在選舉等傳統政治參與、抗議等非傳統政治參與和政治意見表達皆有著顯著的差異，男性參與的程度遠高於女性（楊婉瑩 2007）。除了公私領域性別分工、社會結構資源以及社會化性別角色的影響之外，Inglehart 與 Norris 從社會資本的角度切入，認為女性多半被孤立於社會團體與網絡之外，可能正是女性較少參與政治活動的原因 (Inglehart and Norris 2003, 121)。此外，兩性政治參與的差異亦可能來自社會資本轉化為政治資源程度不同所致；有關於女性的社會資本可否外溢於政治用途，社會資本的性別差異是否造成政治轉化的差異，這部分的討論，學界目前仍存在著爭辯，尚未達成共識。主要有三種不同的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女性透過非正式網絡關係與健康、教育、社會福利相關的社團所累積的社會資本，主要供應其生活所需，相較於男性難轉化為政治參與 (Lowndes 2000; 2004)；第二種觀點認為，無論是男性參與較多的公共性參與，或是女性參與較多的個人性參與，皆可轉化為基本的政治參與 (Harell and Evans 2005)；第三種觀點則為前二者的折衷，認為女性的政治參與是階

段性的，主要受到情境因素的影響，當需要之時，便會積極的參與 (Burns, Schlozman, and Verba 2001; Coulthard, Alison, and Antony 2002)。此問題的重要性在於若社會資本積累所產生的政治效果有性別差異，女性的社會資本無益於提升女性的政治參與和對公共事務的關心，那麼在傳統性別分工之下長期處於劣勢的女性，更難有被聽見聲音的機會；亦無法透過團體的力量，扭轉女性在政治上的劣勢。另一個問題是，為何對兩性的政治效果會不同？是男女使用社會資本的習慣有別？還是其他因素造成看似男女有別的結果？

台灣關於社會資本的研究較集中在社會學的領域，多是對社會資本（社會網絡和社會團體參與）做長期趨勢的觀察，或是討論社會資本（人際關係網絡）在職場（求職或升遷）的運用。¹ 在政治學領域的討論較為缺乏，部分實証研究結果支持個人層次的社團參與有助於政治意識和政治參與的提升，而不同類型的社團所提升的政治意識與參與面向略有不同（吳乃德 2004；林聰吉與楊湘齡 2008；瞿海源 2002），² 但仍缺乏性別角度的討論。因此，本研究試圖在台灣的社會脈絡下針對下列三個層次的問題進行討論：首先，兩性的社會資本是否存在著差異？若有差異，是量的差異還是質的差異？隨著社會的進步，對於兩性的性別角色逐漸鬆動，女性勞參率也在近年來有所提升，兩性的社會資本是否因而有變化？再者，社會資本是否可轉化為政治參與？此轉化過程是否存在著性別的差異？若存在性別差異，原因為何？若不存在性別差異，又是什麼因素影響將社會資本使用於政治場域的情形？本研究首先觀察台灣兩性社團參與的長期趨勢，以此呈現兩性透過社團參與積累社會資本的情形；再者檢視兩性的社團參與和政治參與、公民參與之間的關係，以此討論兩性將其社會資本使用於狹義政治參與（傳統政治參與）和廣義政治參與（公民參與）的情形；並進一步透過類型化來討論社會資本的政治使用。³

¹ 相關研究請見熊瑞梅、張峰彬與林亞鋒（2010）和林南、陳志柔與傅仰止（2010），在此不加贅述。

² 個人的社團參與和政治意識的關係，可由吳乃德（2004）的研究中探知，其發現民間社團可帶動較高的政治意識。台灣民眾社團參與和政治參與的關係，則可透過瞿海源（2002）、林聰吉與楊湘齡（2008）的研究來進行了解，此二者皆著重於不同社團類型所帶來的政治效果差異。林聰吉與楊湘齡發現台灣民眾的非正式團體參與較正式團體普遍，但兩大類團體的參與皆有助於提升民眾的政治參與量（林聰吉與楊湘齡 2008）。在瞿海源（2002）的研究中，也有相似的發現，其研究發現與參與里民大會、選舉活動、抗議活動等三類型政治參與有著正相關的社團各有不同的特質，參與里民大會機率較高的較屬傳統團體成員（如宗親會、農漁會、婦女會等）；參與選舉活動較多的則是過去長期為國民黨動員的社團成員（如濃漁會、宗親會、後備軍人組織、義警義消義交等團體）；參與陳情、抗議活動機率較高的為保障個人利益或為社會公益而努力的團體成員（如工會、自由職業團體、同業公會、宗教團體、社會公益團體等等）。換言之，參與不同的團體有助於提升不同面向的政治意識與政治參與。

³ 筆者以「政治使用」來泛指將社會資本用於政治場域的行為，並在本文中以不同型態的「政治參與」（包含傳統政治參與和公民參與）做為社會資本使用於政治場域的觀察點，但社會資本也

貳、社會資本性別差距的現象

社會資本的討論源於 Bourdieu(1986) 與 Coleman(1988)，認為社會資本有助於達成某些行動目標。Bourdieu 強調階級與網絡關係，認為社會資本為一種潛在資源的總和，存在於長期穩定的網絡關係中，且會因為個人所能動員網絡關係的幅度，以及所處的網絡成員們所具有的經濟、文化等其他類型資本的含量不同，而產生社會資本多寡的差異 (Bourdieu 1986)。Coleman 從功能 (function) 的角度來定義社會資本，強調社會資本做為一種鑲嵌於社會關係中的中立 (neutral) 資源，內生於行動者之間的關係結構中，具有生產性 (productive)，包含規範、團體責任之類有助於個人採取更有效行動的要素，可使特定目的被達成 (Coleman 1988, 98)。⁴社會學者 Lin(1999; 2001, 3) 認為資本為「一個有價值資源的投入和預期的回收」，而社會資本做為一種鑲嵌於社會人際網絡關係中的資源，可被個人運用，並被期待在政治、經濟、人情的市場場域中能有所回報；換言之，Lin 所定義的社會資本是從個體層次出發的概念，以個人為單位，可被操作為「鑲嵌於社會網絡，被行動者為了行動所需而獲得與使用的資源」。然而，Lin(1999, 9) 也指出社會資本並非總是能被加以運用，社會資本包含了資源的能量 (capacity) 與資源的運用化 (utilization) 兩種不同層次，實際上運用的社會資本必須視個人意識到其網絡所存有的資源並加以使用而定。在政治學的領域中，則以政治社會學家 Putnam 的定義最廣為人知且被接受，其認為相對於物質資本與人力資本的概念來說，「社會資本意指社會組織的特性，如網絡、規範、及社會信任，其可提供協調與合作，達到互惠的目的，而這些社會資本可自我強化及累積，當社區的社會資本越雄厚，可以促使公民參與的網絡增強互相回饋的規範，及鼓勵社會信任的形成」(Putnam 1995, 67)。換言之，Putnam 所定義的社會資本為集體的概念，以社區為單位，強調社區內的規範與成員間的信任。由上述社會資本的定義可知社會資本實為一複雜的概念，且存在著多樣性，也因此對於如何操作此概念一直以來存在著許多爭議，並未發展出一組有共識的測量指標。⁵雖然社會資本的概念有著多面向的測量，但在政治領

可能被用於提升自己的政治影響力、權力位階……等等面向；因此社會資本的政治使用並不同於政治參與，政治參與僅是使用的形式之一。

⁴ 然而，Coleman 認為一種能協助個人達成目標的社會資本，對其他人來說，可能不僅是沒有幫助甚至是有害的；也就是說社會資本所帶來的效果要視使用者如何使用、用於何種場域而定 (Coleman 1988, 98)。

⁵ 由於研究的焦點不同，學者們選用不同的社會資本面向進行觀察，大致可分為結構 (structural) 與認知 (cognitive) 兩個面向；結構面指涉外顯可直接觀察的社會網絡，包含人際關係、社團參與……等；認知面則較為主觀，指涉民眾的價值與態度，包含人際信任、社會規範……等 (Uphoff 1996)。

域的社會資本研究，由於社會網絡的測量不易且較難以掌握其影響力，因此普遍沿續著 Putnam 的腳步，以正式社團的參與量或參與類型做為測量社會資本的指標。⁶

由定義出發，社會資本看似一個性別中立的概念，並未涉及性別差異的問題。然而，將此概念操作化後，性別差異現象卻普遍存在於許多國家，且同時存在於不同發展階段的社會；是故，Norris 與 Inglehart(2005) 認為不可將社會資本視為是性別中立的。Norris 與 Inglehart(2005) 將男女的社會資本差異區分為垂直隔離 (vertical segmentation) 與水平隔離 (horizontal segmentation) 兩種。⁷垂直隔離指的是男女參與團體的密度差異，女性普遍來說較男性少參與；兩性對於議題的重視和支持都不相同，根據社會化與認知心理學的研究，女性較男性強調合作、關愛、犧牲、以及和諧等價值（重視人際關係與利他）(Gilligan 1985)，因此非正式網絡關係（如鄰居）的重要性與教會參與的情形，對女性更甚於男性 (Burns, Schlozman, and Verba 2001; Lowndes 2004; Welch and Hibbing 1992)；水平隔離則是兩性在社團參與及網絡類型的差異；男性多參與經濟、提供工作機會資訊、商業的機會、工作精進的組織、團體，女性則多參與初級的地方網絡、團體。Norris 與 Inglehart(2005) 發現水平隔離的情形較為嚴重；社會資本性別隔離的主要問題不在於女性不參與社團，而是在於女性只參與女性的社團。

相對之下，國內有關於社團參與性別差異的討論仍相對缺乏，多從整體檢視民衆社團參與的情形，並將性別視為基本變項；如瞿海源（2002）則以 1985、1990、1993、1995 年等四個年度的資料檢視民衆在 10 年間社團參與的變化情形，⁸ 該研究雖未將社團參與合併為單一指標，但總的來看男性在多數社團參與的情形長期較女性積極之外，多數團體的性別差異在 10 年間並無太大的變化，唯宗教團體與同鄉會的性別差異有減少甚至消失的情形。少數聚焦於兩性社團參與的研究，如王雅各（1998）指出女性看似不適合參與較激進的政治性校園社團，但原因來自於社會建構下，性別盲、男性主導塑造了充滿著性別歧視而不利於女性參與的環境。王雅各的研究點出父權體制下的傳統性別分工，使得台灣女性參與公共性社團時面臨阻礙，正如同 Friedman（2000, 轉引自黃競涓 2006）指出兩性表面上的偏好差異是社會結構與文化制約的結果，女性傾向關懷與重視人際關係的情形，主要是受到社會性別分工角色的制約，而非女性本質上的特徵，此外女性當中亦存在著多

⁶ 雖然多半研究都採用社團參與做為社會資本的測量指標，但觀察點與 Putnam 不盡相同；Putnam 關注的是整體社會資本的增減，國內眾多研究關注的則是個體層次社會資本的積累。

⁷ Norris 與 Inglehart(2005) 於文中對兩性社會資本差異的描述用詞，時而用 segmentation，時而用 segregation，但皆指涉同樣的現象，因此為避免混淆，在本文中一律譯為「隔離」。

⁸ 瞿海源（2002）在團體參與的變數上，直接以 10 種社團進行討論，分別為「宗親會」、「職業團體」、「宗教團體」、「政治團體」、「同鄉會」、「康樂團體」、「校友會」、「社會團體」、「祠堂與祭祀公業」與「其他團體」。

樣性而未被加以考量。在近年來政府極力推動兩性平權的努力下，這些不利於女性社團參與的環境是否有所改善？瞿海源雖有從性別面向進行趨勢觀察，然而，一來是未以單一社團參與指標來看兩性的參與趨勢，不易清楚地觀察兩性的變化情形，二來是資料較舊，最後一個時間點至今已過了十幾年，這十幾年當中兩性的社團參與趨勢又有怎樣的變化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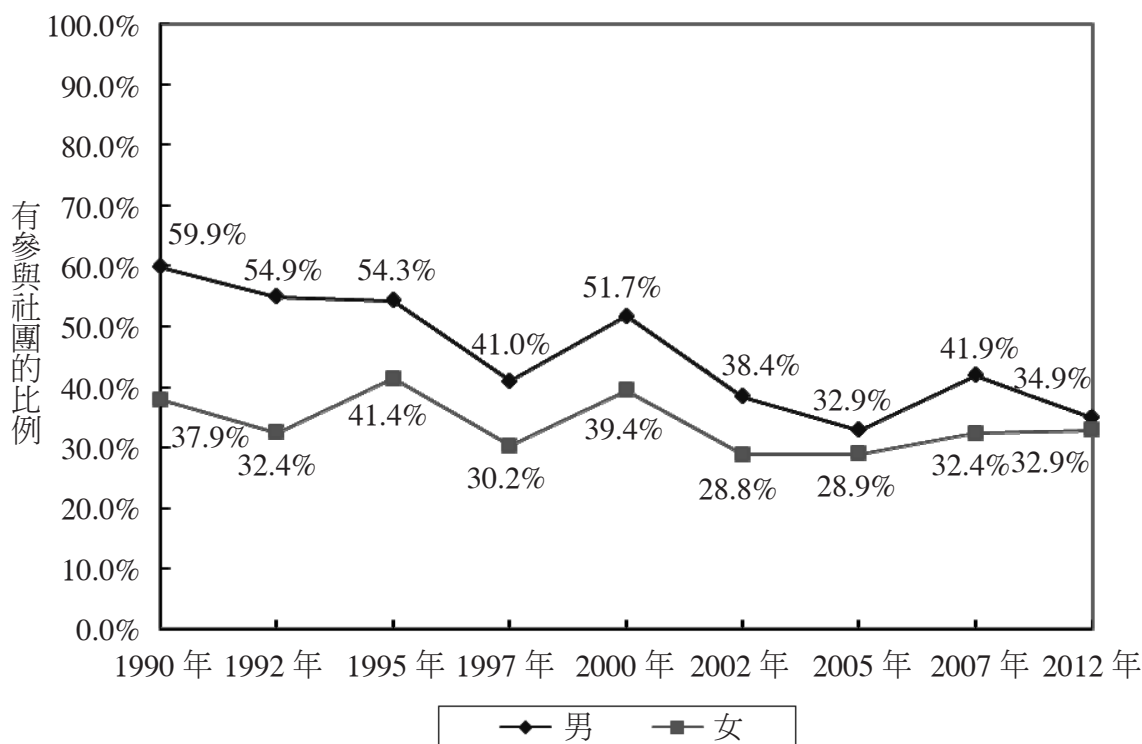
為瞭解台灣社會資本性別差異的趨勢，本研究採用「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自1990年至2012年共9筆資料（見附錄一），觀察社團參與的性別差異，⁹ 藉此描繪台灣兩性透過社團參與獲取社會資本的輪廓。社團參與的測量題目為：請問目前您參與哪些團體？選項包含：(01) 宗親會 (02) 職業團體（如工會、農會、商會）(03) 宗教團體 (04) 同鄉會 (05) 康樂團體（如土風舞、早覺會等）(06) 校友會 (07) 祠堂、祭祀公業 (08) 政治團體（如政黨等）(9) 社會團體（如獅子會、扶輪社、青商會、學術團體、婦女團體）(10) 其他團體。由於各年度的選項略有差異，為進行趨勢的討論，因此，本研究將選項調整為一致，刪除政治團體與其他團體，以8種社團有無參與的性別差異進行討論，建構「有無參與社團」變數，將受訪者答案重新歸類為0（沒有參加）、1（有參加）兩類後，¹⁰ 觀察兩性有參與正式社團比例的歷年趨勢（見圖1）。

縱觀1990年以來的兩性社團參與，可以清楚看到在2005年以前，兩性的參與差距明顯——有參與社團的男性比例較高。¹¹ 此結果與過去的研究發現相符，從瞿海源所研究的10年間（1985-1995年），至本研究所觀察的1990-2005年，共計20年的時間（1985-2005年）男性參與社團的比例皆較女性來得高，顯示台灣社團參與性別差異在2005年前為長期穩定存在的現象。但在2005年之後，兩性間的差距已不如過去般穩定。細究社團參與的性別差距，可以發現1990-2012年男女參與社團比例的差距隨著時間縮小，兩性間的差距由1990年的22.0%（=59.9-37.9）到2012年縮小至僅差2.0%（=34.9-32.9）。值得一提的是，兩性間的差距縮小並非來自女性參與社團的比例增加，而是男性參與社團的比例

⁹ 受限於各年度社會網絡的問法各異，因此以社團參與做為觀察對象。

¹⁰ 各年度的題目問法與選項略有不同。在題目的部分，2012年的問法為「請問您在最近一年有沒有參加以下任何社團活動？」，其他年度則為「請問目前您參與哪些團體？」在選項的部分，2002年與2007年沒有政治團體的選項，但另多了一個目前參與哪些政黨的題目；2002、2007、2012年社團參與的選項中多了社區團體（管理委員會和社區發展協會）的選項，將其併入「其他團體」的選項；另外，2012年選項中沒有祠堂、祭祀公業的選項。為了檢視9筆資料的性別差異並與後續的政治參與、公民參與進行討論，筆者將各年度中的政黨或政治團體和其他社團參與刪除；在計算有無參與時，除2012年是以7種社團來計算之外，其他年份皆以8種社團來檢視有參與社團的比例。

¹¹ 除了2005與2012年兩個年度，兩性在有無參與社團的差異未達統計上的顯著之外（ $p>.05$ ），其餘各年度以卡方檢定性別與有無參與社團之間的關係，皆可發現男性參與社團者的比例顯著地較女性高（ $p<.05$ ）。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台灣社會變遷調查（1990-2012 年）。

圖 1 1990-2012 年兩性社團參與趨勢

持續下滑，男性由 1990 年至 2012 年下降了 25.0% ($=59.9 - 34.9$)，相對之下，女性僅下降了 5.0% ($=37.9 - 32.9$)。換言之，在社團參與看似一路下滑的趨勢中，不能忽視男女的不同，兩性之間的差距在 1990-2012 年已非如先前瞿海源所觀察的前 10 年（1985-1995 年）無太大的變化，兩性下降的幅度並不一致，使得兩性之間的差距明顯縮減；相較於男性參與的大幅減少，女性的社團參與，並未隨著時代的進步、高教育程度的擴張、平權價值的提升、工作勞動的增加而有提升。¹² 總的來說，台灣兩性社團參與長期呈現垂直隔離（男多於女）的情形，在 2005 年後已有明顯的縮小。就社會資本與政治參與和公民參與的關係來看，社團參與的性別差異縮小，是否可拉近兩性在政治參與和公民參與的距離？又或

¹² 部分研究認為台灣民眾的社團參與受到時期效果的影響。如熊瑞梅、張峰彬與林亞鋒（2010）對於一般性的社團參與下降趨勢進行解釋，認為主要來自台灣民眾參與工具性社團（包含職業團體、康樂團體、校友會、社會團體與政治團體）減少所致，特別是高教育程度者減少參與的情形特別明顯，也使得民眾的團體參與在 2000 年後急速下降。然而，由本研究在此呈現的兩性社團參與趨勢中，兩性雖在 2000-2002 年皆有明顯的降幅；但將時間拉長由 1990-2012 年來看，相對於男性，女性較未受到時期的影響而有明顯的下降。時期效果對兩性的影響為何不一致？這是未來可進一步討論的問題，但非本研究的討論重點。為避免影響本文的整體結構，在此僅作簡略的說明，不加贅述。

是兩性將社會資本使用於政治場域的情形不同呢？

參、兩性的社團參與和政治參與、公民參與的關係

雖然在有些國家，女性已經較男性更可能去投票，但在其他的政治參與形式上女性仍是相對的低落 (Burns, Schlozman, and Verba 2001)。為何女性在政治參與上較為低落？Burns、Schlozman 與 Verba (2001) 認為私領域的許多因素如家庭、學校、工作、非政治的組織、宗教團體等都可能造成影響，社會結構、態度與信念等，皆扮演重要角色，以上這些因素存在於每天的生活當中。過去一般的傳統性別觀念多依性別將公私領域一分為二，男性屬於公領域（政治的）、女性屬於私領域（家庭的）。社會資本做為鑲嵌於社會系絡之中為行動所需而使用的資本，正好介於公領域（政治）與私領域（家庭）之間的模糊地帶，有助於我們對兩性政治參與的觀察。學者們對於社團參與存在著性別差異具有普遍的共識，然而，目前對於女性的社會資本可否轉化為政治資源並使用於傳統政治場域，卻仍存在著爭辯，主要有以下三種不同的觀點。

一、否定說——女性社會資本無法轉化為政治參與

第一種觀點認為，普遍來說，女性由私領域參與所累積的社會資本，主要供應其生活所需，而不傾向用於政治場域。Lowndes(2004) 對此提出兩個可能的解釋，一種解釋為女性的社會資本與男性不同，女性的社會資本較適合用來過生活 (getting by)，應付生活所需，而非用來進一步發展 (getting on)；是故，社會資本可轉化為女性增進家庭、個人健康和福利所需的資源，但無法轉化為公共性參與所需資源。換言之，相對於男性的社會資本可轉化為政治參與，女性的社會資本來自於日常生活，也用於日常生活的社區範圍，無法轉移為政治的用途。另一種解釋為女性的社會資本在政治領域被男性所消費，一方面是女性的社會資本轉化為對男性政治人物的實際支持，另一方面是女性的社區網絡轉化為男性配偶的政治資源，但無法對女性的政治參與有積極性的正面作用 (Lowndes 2004, 59)。雖然 Lowndes 的研究點出兩性的社會資本轉化為政治參與的情形不同，卻未能對男女性使用社會資本的方式不同做出解釋，未說明女性來自於日常生活的社會資本何以不適合轉移為政治用途；也未能檢証女性社會資本被男性所消費的情形；沿著 Lowndes 的論證亦無法說明當女性政治人物出現時，女性的社會資本是否仍轉為對男性政治人物的支持。此外，兩性平權的日益提升，對於女性社會資本的政治使用是否有所改善？筆者認為，以上皆有討論的空間。

二、肯定說——無論男女的社會資本皆可轉化為政治參與和涉入

Caiazza 與 Putnam(2005) 從總體層次觀察美國各州女性地位和社會資本的關係，發現二者的關係呈現顯著的正相關，當該州的社會資本越高，女性的地位也越高，特別是在政治參與、經濟自主、健康與福利這三個面向；¹³ 政治參與的指標包含了女性選民的登記率、投票率、公職人員的女性代表、女性的制度性資源（女性委員會、女性立法小組），換言之，當社會資本越高，女性也有著較高的政治參與和代表；然而，同時也發現宗教信仰（教會成員、參與、密度）不利於女性的政治參與。由此觀之，所處環境的社會資本對於女性的政治參與有影響。而從個體層次來觀察社會資本，第二種觀點認為，無論男女所擁有的社會資本來源是否相同，皆可轉化為基本的政治參與。Harell 與 Evans(2005) 認為在政治參與的面向上，男女並不存在著必然的差異；雖然男女關心不同的政治議題，兩性在資源、網絡等各面向也有所不同，但女性在最基本的政治參與仍有一定的表現；過去將政治參與的概念範圍過度限縮，導致女性的政治參與程度被低估，當只針對投票進行討論時，便可發現非正式自願性團體參與對女性的投票率有著正向的作用。此研究結果顯示女性社會資本的增加有助於提升政治參與，反駁了 Lowndes(2000; 2004) 所認為女性有豐富的社會資本但無法用於政治面向的說法，而指出女性的社會資本雖與男性的有所不同，但與男性的社會資本同樣可以轉化為政治上的參與。然而，筆者認為第二種觀點以較基本且廣泛的政治參與做為檢視女性社會資本可否轉化的作法，尚有討論的空間。Verba 與 Nie(1972) 認為不同參與行為，往往牽涉不同動機、成本與功能；以投票為例，投票做為普遍且基本的政治參與，對於男女的參與資源條件並沒有不同的要求，放在台灣的脈絡來看，兩性也都是高度參與且無顯著差異（楊婉瑩 2007, 58-59）。換言之，政治參與實為一多面向的概念，涉及的範圍相當廣泛，若性別差異的情形會因政治參與類型而有不同，筆者認為應該就社會資本對於不同政治參與面向何以有不同的轉化情形做更進一步的討論。

三、階段說——女性社會資本的政治轉化受到情境因素的影響

第三種觀點為前二者的折衷，認為女性的政治參與是階段性的，主要受到情境因素的影響，當需要之時，便會積極的參與。如研究發現女性在 30 歲時較男性更積極涉入組織，可能反映著當子女還小時需要地方資源較多，且受到地方環境的影響較大，因此女

¹³ Caiazza 與 Putnam(2005) 依據 Caiazza(ed. 2000) 建構的女性社會地位指標將女性社會地位分為政治參與 (political participation)、職業與收入 (employment and earnings)、經濟自主 (economic autonomy)、生殖的權利 (reproductive rights)、健康與福利 (health and well-being) 等五個層面，並合併這五個層面為一個女性地位的綜合性指標 (women's overall status)。

性做為母親會有著較為緊密且積極的地方參與 (Coulthard, Alison, and Antony 2002)。換言之，私領域的情境提供女性參與政治的誘因。女性由於進入婚姻或有小孩，提高其社會責任或對政治議題的關注，特別是有學齡期子女的女性，更重視托育 (child care) 或學校經費 (school funding) 等與子女教育相關的政治議題，因而提高政治興趣與參與 (Burns, Schlozman, and Verba 2001, 317, 358-359)。此結果與 Lowndes(2004) 的研究結果部分呼應，女性社會資本是用來度日 (getting by)、維繫家庭生活，因此多半集中在個人性的參與，較少使用於政治場域。是故，以傳統政治活動做為政治參與的測量指標時，多半顯示女性政治參與低落 (Verba, Nie, and Kim 1978)。然而，女性參與情形可能受到情境因素影響，當女性有需要時，其私領域和公領域的參與都可能因而提升，二者出現緊密的關聯。筆者認為，第三種觀點確實較能呈現過去研究中女性社會資本時而可、時而不可轉化為政治參與的情形。然而，什麼樣的情境、條件，會使得女性產生將其社會資本用於政治場域的需求？再者，「需求」對於社會資本轉化為政治參與的影響是否僅存在於女性？筆者認為在階段說的基礎之上，尚有擴充討論的必要性。

由上述三種不同觀點，可見由性別的角度觀察社會資本在個體層面的政治效果——提供練習公民技能的機會與民主素養進而提升政治參與和心理涉入，仍有相當的爭議。國內目前社會資本相關研究相對缺乏性別觀點，僅有少部分討論社會資本的性別差異，¹⁴ 未能從性別角度切入討論社會資本如何使用於政治場域，多半將性別視為研究社會資本或是政治參與時的個人基本變項，把社會資本或是政治參與的性別差異視為男女偏好或是本質不同而加以控制，此般討論框架忽視社會結構與傳統價值對兩性可能產生不同的影響，女性受男主外、女主內等傳統性別角色規範影響甚深而以私領域為主要生活圈，並在家父長傳統下，長期被視為男性的附屬，其社會資本往往是被忽略且低估。此外，過去有關於政治參與的性別差異研究眾多，傳統觀點認為女性較少參與政治活動，此政治活動多半指的是選舉相關的傳統政治活動 (Campbell et al. 1960; Verba and Nie 1972)。然而，只針對傳統政治活動進行觀察，缺乏對性別面向的深入了解，可能會造成因男性支配而產生的偏誤 (Harell and Evans 2005; Lowndes 2004)。部分學者指出，女性的政治參與量實際上並不少於男性，而是參與類型與男性不同；女性較傾向參與非傳統、抗議性活動等。雖然由針對後工業社會的研究中發現，男女在生命型態、教育機會、工作參與等有本質上的改變，導致兩性在政治參與的差距減小，甚至出現女性在某些參與面向上多於男性的情形，然而普遍來說，女性仍多從事個人性行動，較少涉入如政黨成員等的集體行動 (Norris 2007, 728-729)。因此，某些學者認為政治參與內涵的界定，可能是造成普遍認為女性參與較少的原因之一，許多女性參與的是非傳統性活動或社區活動，在傳統由男性所主導的政治活

¹⁴ 熊瑞梅 (2001) 曾以個人網絡做為社會資本指標，觀察兩性社會資本來源的不同並提出解釋。

動中則處於弱勢較少參與，導致測量時產生偏誤，過度高估男女間的差距。目前國內社會資本的政治效果相關研究，多聚焦於傳統政治場域，如選舉參與、政治接觸、投票等，較少觸及廣義的政治參與，如社區、村里民大會、社會救濟等公民參與，忽略兩性在政治參與類型上可能的差異。¹⁵

肆、研究假設與資料分析

由兩性的社團參與趨勢（圖 1），我們得知台灣社團參與的性別差距日益縮小，而此是否也縮短了男女在政治參與上的差距？國外學者們對於女性社會資本可否使用於政治場域的不同見解，何者較接近台灣社會脈絡下的現狀？女性和男性的社團參與是否皆有助於政治參與的提升？又或者女性累積的社會資本無法轉為政治的用途？社會資本使用於政治場域的情形若有性別差異，那是什麼因素造成兩性有不同的使用？若沒有性別差異，那又是什麼因素決定社會資本是否轉化為政治資源、提升政治參與？綜合上述，本研究希望在既有研究的基礎上，將性別觀點納入社會資本的政治效果討論，著墨於社會位置與性別分工觀念下，兩性社會資本使用於政治場域的情形，並擴大政治參與的討論範圍，除了觀察傳統政治活動（狹義政治參與）之外，亦將觀察範圍擴大至社會救濟、社會服務等與公民德性相關的活動和以社區鄰里為範圍的公民參與（廣義政治參與）（相關變數測量請見附錄二）。基於 Coleman 對社會資本的功能性定義，個人透過社團參與所獲得與積累之社會資本，皆扮演社會支持系統，有助於特定目的達成。因此，本研究假設：兩性藉由社團參與所獲得的社會資本，皆可轉化為政治資源，提升個人的傳統政治參與和公民參與；參與社團者相對於未參與社團者，傳統政治參與和公民參與的程度皆較高。

一、社團參與、公民參與、傳統政治參與之性別差異描述性分析

為檢驗台灣兩性社會資本與政治參與、公民參與的關係，本研究採用「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2012 年六期三次性別組的資料進行分析，執行時間為 2012 年 7 月中旬至 10 月中旬，總計完成樣本數為 2,072。¹⁶ 在分析上，依公民參與和傳統政治參與的變數性質

¹⁵ 國內研究在檢視社會資本對於政治行為的影響時，多半以投票與否做為政治參與的觀察指標之一，如林聰吉與楊湘齡（2008）、王中天（2002）。然而，當研究的重點聚焦於性別時，筆者認為在台灣的政治脈絡下，投票與否並不適宜做為政治參與的唯一指標，主要的原因來自於在 2008 年總統大選之前，未曾出現顯著的投票性別差距，也未明顯地左右選舉結果（楊婉瑩與林珮婷 2010）。若以投票行為來觀察兩性社會資本的政治效果，恐難以辨析性別在社會資本轉化為政治參與過程中的作用。

¹⁶ 「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2012 年六期三次由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章英華教授主持，中研院

採用 T 檢定 (T-test) 進行分析。首先，觀察公民參與和傳統政治參與的性別差距是否如社團參與一般縮減（表 1）；再進一步檢視兩性的社團參與情形和政治參與、公民參與的關係（表 2）。

前述社團參與的長期趨勢顯示，兩性間的差距隨著時間有聚攏的趨勢，並在 2005 年與 2012 年已無明顯的性別差異。透過表 1，我們可以發現兩性在公民活動的參與程度相當，但在傳統政治活動的參與，男女仍有著統計上的顯著不同，男性參與傳統政治活動的程度較女性高。

表 1 性別與公民參與、傳統政治參與 T 檢定

	性別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自由度	顯著性	個數
公民參與 (0~1)	男	.30	.35	-1.350	2061	.179	1,028
	女	.32	.38				1,041
傳統政治參與 (0~1)	男	.11	.21	2.427	2034	.015*	1,021
	女	.09	.19				1,032

資料來源：社會變遷基本調查六期三次（2012 年）。

說明：*** $p < .001$ ；** $p < .01$ ；* $p < .05$ （雙尾檢定）。

廣義與狹義政治參與不一致的性別差異情形，一方面呼應了過去的政治參與性別差異研究，女性看似較少參與政治活動，實際上可能來自於測量時過度聚焦於狹義政治參與的偏誤，忽略了女性在不同層面的政治參與 (Campbell et al. 1960; Harell and Evans 2005; Lowndes 2004; Norris 2007; Verba and Nie 1972)；結果顯示，女性的政治參與較傾向以個人、家庭做為圓心出發，集中在社會救濟與服務、社區鄰里等廣義的政治範疇，因此就廣義的政治參與來看，女性的參與並不亞於男性。另一方面，傳統政治參與的顯著性別差異，是否暗示著社會資本的政治使用男女有別，女性較不傾向將其由社團參與所獲得的社會資本用於傳統政治面向呢？以下，進一步控制性別，檢視社團參與和公民參與、傳統政治參與的關係（見表 2），藉以觀察兩性由社團參與獲得之社會資本是否有不同的政治使用。

表 2 有無參與社團與公民參與、傳統政治參與 T 檢定

		最近一年有 無參與社團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自由度	顯著性	個數	平均數相除 (有參與 / 無參與)
全部	公民參與 (0~1)	無	.22	.32	-16.50	2062	.000***	1,363	2.20
		有	.48	.38				701	
	傳統政治 參與 (0~1)	無	.08	.18	-4.57	1183	.000***	1,350	1.53
		有	.13	.22				699	
男性	公民參與 (0~1)	無	.21	.31	-11.09	1025	.000***	668	2.13
		有	.46	.37				359	
	傳統政治 參與 (0~1)	無	.09	.19	-3.39	618	.001**	661	1.52
		有	.14	.23				359	
女性	公民參與 (0~1)	無	.22	.33	-12.30	1036	.000***	696	2.27
		有	.51	.39				342	
	傳統政治 參與 (0~1)	無	.08	.17	-3.00	566	.003**	689	1.53
		有	.12	.22				340	

資料來源：社會變遷基本調查六期三次（2012 年）。

說明：*** $p < .001$ ；** $p < .01$ ；* $p < .05$ （雙尾檢定）。

透過表 2，可以發現就全體受訪者來看，社團參與和傳統政治活動、公民活動的參與呈現顯著的正相關；有參與社團者，其政治參與和公民參與的程度顯著高於沒有參與社團者。由此可知社團做為提供民衆獲取社會資本的場域，組織、動員民衆進入政治場域、培養民衆的公民技能，並提供相關訊息減少民衆蒐集資訊的成本，有利於民衆增加傳統政治和公民參與的程度。由有參與社團者和無參與者平均數相除的結果，更可以發現社團參與對提升公民參與的作用更甚於對傳統政治參與的影響，參與社團者的公民參與平均數是無參與社團者的 2.20 倍，其傳統政治參與平均數則為無參與社團者的 1.53 倍。我們進一步要問的是，是否如持否定說的學者所認為，男女的偏好不同、社會資本來源不同、使用習慣不同，女性即便和男性有著相似的社團參與，也傾向將社會資本用於和男性不同的場域嗎？又或者公私分工的傳統性別價值，使得女性被社會化於將政治留給男性，因而無法將其社會資本用於提升傳統政治活動的參與？反之，公民活動以社區鄰里為活動範圍，較貼近女性長期身處的私領域，因此女性較會願意將社會資本用於此呢？在分別選擇男女樣本之後（表 2），可以發現無論男女，參與社團對公民活動和傳統政治活動的參與皆有顯著的正向作用，而非女性的社會資本無助於提升政治參與。此外，由有參與社團者相對於無參與社團者的平均數來看，社團參與對提升女性公民參與的作用較男性更大（女性 2.27 倍 > 男性 2.13 倍），對於提升女性的傳統政治參與則和男性沒有太大的差異（女性 1.53

倍；男性 1.52 倍）。

綜上所述，兩性藉由社團所獲取之社會資本皆可用於狹義與廣義的政治場域，而非男女有別；女性的社會資本不僅只是提升基本的投票參與，也有助於提升政治接觸、選舉活動等傳統男性主導的政治參與和一般性的公民參與，此發現支持並擴充了肯定說的觀點。然而，若兩性的社會資本皆可轉化為狹義與廣義的政治參與，為何過去的研究發現女性有時而可、時而不可轉化的情形呢？由階段說的觀點來看，女性的社會資本是否轉化為提升政治參與的資源，視其需要而定。以下，本研究試著由需求的角度建構社會資本使用於政治場域的模式。

一、類型化社會資本於傳統政治場域的使用模式

社會資本的「使用需求」指的是影響個人決定如何運用其社會資本的因素，筆者認為不同的需求可能對應著不同類型的社會資本轉化情形，此為本研究觀察的重點。由表 2 社團參與和兩性的政治參與、公民參與皆有正相關來看，筆者認為「需求」對於社會資本轉化為政治參與的影響可能同時作用於兩性。問題在於什麼因素決定了個人的「需求」？筆者認為「需求」可能是被社會所建構的，一方面透過公私分工的傳統性別價值，另一方面透過社會位置的優勢或劣勢。

在討論公領域之參與，不可忽視私領域的影響。一方面是私領域的權力關係，在資源的分配上使女性處於相對不利的地位，無論是教育程度、社會地位或是傳統社會中性別角色的強化，都可能使得女性對於公領域的參與怯步，甚至於漠然、政治效能感低落。¹⁷ 另一方面，公私分工的傳統性別價值將女性框限於私領域，並強調女性在家庭中的「母職」角色，使得女性將社會資本使用於政治的時機，隨著女性在不同生命週期階段的需求而異，男性則由於被歸屬於公領域，因此其需求往往也較具有公共性。然而，公私分工並非是絕對的，隨著社會經濟現代化、政治民主化的發展，婦女團體透過社會運動，以及 1990 年代諸多性別法案的推動，逐步促進性別平權，女性在公領域的參與逐漸增加，公私領域的性別分工有逐漸鬆動的現象。在此趨勢下，男女社會資本轉化為政治參與的差異是否也會出現變化？筆者認為值得進一步觀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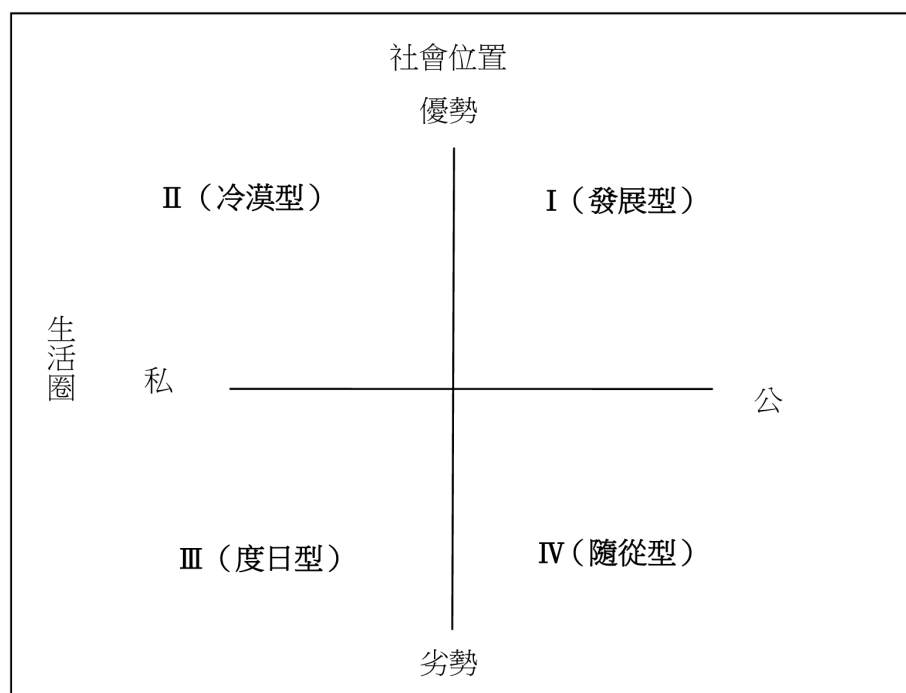
另一個決定「需求」的因素來自於社會位置的優勢或劣勢。心理學者 Maslow(1943)著名的「需求層次理論」(Hierarchy of Needs)，把人性的需求分為五個層次，由低而高分別為：生理的需求、安全的需求、愛與歸屬的需求、受人尊重的需求、自我實現的需求，

¹⁷ 楊婉瑩與林珮婷（2011）的研究中，便發現公私分工與性別刻板印象這兩種性別角色態度，雖基於看似男女有別的論述，但事實上卻是對兩性行使差別對待的藉口；此外，接受這些男女有別的價值，對女性自我政治能力的感知產生剝奪效果，使女性在政治的面向上更顯態度消極。

這幾種需求存在著階層性，須先滿足低層次的基本需求，才能滿足高層次的需求。因此，筆者認為當社會位置處於劣勢時，以滿足基本需求為首要目標（如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等）；當社會位置處於優勢時，因基本需求皆已獲得滿足，才有進一步的可能。換言之，過去觀察到的女性的社會資本用於過生活 (getting by)，而非用於進一步發展 (getting on) 的原因在於，女性長期以來社會位置處於相對的劣勢，並非女性與男性的使用習慣不同；依此觀點，當男性處於社會位置的劣勢時，其社會資本的使用可能與處於劣勢的女性相似。

以此二面向建構社會資本的使用需求可將民衆分為四類（見圖 2）：I 公領域 / 高社會位置、II 私領域 / 高社會位置、III 私領域 / 低社會位置、IV 公領域 / 低社會位置。¹⁸ 根據理論建構，社會資本可否轉化為政治參與，取決於個人的「需求」層次。當個人處於社會的相對劣勢，以滿足生理、安全等基本需求為首要目標時，社會資本用於度日 (getting by)；反之，當社會位置處於優勢者，因基本需求已獲得滿足，而追求更高層次的自我實現與進一步發展 (getting on)。社會中，公私分工的性別價值，使得兩性歸屬於不同的生活圈，也是影響需求是否具有公共性的因素，以公領域為主要生活圈者，需求較具有公共性，反之，以私領域為主要生活圈者，需求以家庭生活為核心向外擴展，因此較具有個人性與地區性。筆者預期個人依社會資本使用需求與社會結構所產生的社會資本使用方式，可能有下面四種相對應的傳統政治參與類型：處於劣勢又以私領域為生活圈者（III），為滿足基本需求因此將社會資本用於度日的「度日型」；處於優勢又以公領域為生活圈者（I），為追求自我實現與發展的需求因此傾向將社會資本用於進一步發展的「發展型」；社會位置處於劣勢但生活圈以公領域為主者（IV），由於有生活的壓力卻又以公領域為主要生活圈，雖然會參與社團與政治活動，但以社交為主要需求，為被動員的對象，因此傾向產生「隨從型」的政治行為；另外一類為社會位置處於優勢，但生活圈以私領域為主者（II），這類民衆擁有較多資源，基本的需求已滿足，但生活圈以私領域為主，無欲於政治場域的進一步發展，筆者認為這類人可能在傳統政治參與上較為冷漠，屬於「冷漠型」的政治參與類型。位於相同象限的男女，預期會有相似的政治參與行為；當女性的社會地位提高、生活圈往公領域移動時，女性的社會資本量增加，擁有的社會資本類型也會改變，質與量都產生變化，「需求」也往進一步發展與自我實現移動，因此將社會資本使用於政治參與的情形也會增加，與男性在傳統政治表現上的差距隨之減少。此外，社會位置與生活圈皆有移動的可能性，也因此「需求」是有可能隨時間或是因事件而改變；而社會資本是累積性的，隨著生活圈的移動，獲取的來源與類型雖與過去不同，仍會累加在原本個人先前所擁有的社會資本之上。

¹⁸ 以下討論分別簡稱為 I 公 / 高、II 私 / 高、III 私 / 低、IV 公 / 低。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圖 2 社會資本的使用需求與對應的傳統政治參與類型建構

以下依主要生活圈和社會位置，將社會資本的政治使用類型操作化。主要生活圈的測量，以個人目前是否進入勞動市場（有無工作收入），分為公領域與私領域兩類；社會位置的測量，則依個人的主觀社會位置分成高低兩類。再依據此二變數將受訪者分為 I 公 / 高、II 私 / 高、III 私 / 低、IV 公 / 低等四種類型後，檢視四類民衆的基本特徵、社團參與、廣義和狹義的政治參與情形，再進一步檢視不同類型民衆的社團參與和政治參與的關係是否存在差異，藉此觀察依據社會資本的使用需求所對應的政治參與模式是否符合預期。在分析上，依變數性質採用交叉分析、T 檢定 (T-test) 與變異數分析 (ANOVA) 進行。

（一）四類民衆的基本特徵、社團參與、廣義和狹義政治參與

透過交叉分析檢視四類民衆的社團參與情形和基本特徵（此處以整理後的圖 3 呈現，交叉分析表請見附錄三）。藉由卡方檢定可以發現這四類民衆在社團參與和各項基本特徵（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職業）皆有顯著的差異。接著，透過調整後餘值檢視各類民衆的社團參與和基本特徵分佈如下：¹⁹ I 公 / 高者相對於全體，有較高比例為有參與社團、

¹⁹ 筆者以調整後餘值觀察特定細格的比例相對於全體是否顯著偏高（大於 1.96），藉此描述不同類型民衆的社團參與和基本特徵分佈。

男性、30-49 歲之間、大學及專科以上、主管或專家、專業技術人員或助理；II 私 / 高者相對於全體，有較高比例為有參與社團、女性、60 歲以上、主管或專家、從來沒有工作過的人；III 私 / 低者相對於全體，有較高比例為沒有參與社團、女性、50 歲以上、國中小及以下、農林漁牧與體力勞動者及從來沒有工作過的人；IV 公 / 低者相對於全體，有較高比例為沒有參與社團、男性、19-49 歲之間、高中職、農林漁牧與體力勞動者。

由此觀之，個人參與社團的情形會受到主要生活圈與社會位置的影響，特別是社會位置的影響，更甚於性別。男性比例較高的 I 公 / 高（男：54.2%）與女性較多的 II 私 / 高（女：64.7%），參與社團的比例明顯高於社會位置低者，其中以 II 私 / 高者的社團參與比例最多（47.0%）。接著，本研究比較這四類民衆在公民活動和傳統政治活動的參與情形（見表 3）。表 3 顯示四類民衆在廣義與狹義的政治參與程度皆有明顯的不同：在公民參與的部分，II 私 / 高者的參與程度最高，其次是 I 公 / 高者，公民參與程度最低的為 IV 公 / 低者；在傳統政治參與的部分，I 公 / 高者的參與程度顯著高於 III 私 / 低者。比較四類民衆的公民參與和傳統政治參與程度，顯示 I 公 / 高者符合預期，在政治參與上傾向有較多的發展；反之，III 私 / 低與 IV 公 / 低這兩群民衆，則是參與程度最低者，為先滿足生活、安全等基本需求，因而在廣義和狹義的政治活動皆較少參與。

		社會位置	
生活圈	私	II 私 / 高 優勢	I 公 / 高
	公	III 私 / 低 劣勢	IV 公 / 低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有參與社團 • 女性 • 老年（60 歲及以上） • 過去的職業位階高（主管或專家）或從來沒有工作過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有參與社團 • 男性 • 青壯年（30~49 歲） • 高教育程度（大學及專科以上） • 職業位階高（主管或專家、專業技術人員或助理）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沒有參與社團 • 女性 • 中老年（50 歲以上） • 低教育程度（國中小及以下） • 過去的職業位階低（農林漁牧與體力勞動者）或從來沒有工作過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沒有參與社團 • 男性 • 青壯年（19~49 歲） • 中教育程度（高中職） • 職業位階低（農林漁牧與體力勞動者）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圖 3 四類民衆的社團參與和基本特徵

表 3 四類民眾的公民參與和傳統政治參與變異數分析 (ANOVA)

	社會資本使用類型	平均數	標準差	個數	雪菲檢定	檢定結果
公民參與	I 公 / 高	.34	.37	438		
	II 私 / 高	.46	.38	249		
	III 私 / 低	.30	.36	479	2>1>4	F 值 (3, 1994)=21.136
	IV 公 / 低	.25	.35	833	2>3	$p<.001^{***}$
	總和	.31	.37	1,998		
傳統政治 參與	I 公 / 高	.12	.21	435		
	II 私 / 高	.12	.22	247		
	III 私 / 低	.08	.18	475	1>3	F 值 (3, 1978)=4.503
	IV 公 / 低	.09	.19	825		$p=.004^{**}$
	總和	.10	.20	1,983		

資料來源：社會變遷基本調查六期三次（2012 年）。

說明：*** $p<.001$ ；** $p<.01$ ；* $p<.05$ （雙尾檢定）。

綜合上述，可以發現 I 公 / 高有較積極的政治參與行為，其基本特徵顯示較有資源，也因而具進一步發展或自我實現的需求；反之，III 私 / 低以私領域為主要生活圈，且多為低教育與家管、女性，其政治參與少且相對公民參與較多，顯示個人性、地區性的參與對其較為重要，藉此參與滿足生活所需。而原先預期可能社會資本豐富，但對公領域參與相對冷漠的 II 私 / 高，確實參與社團的比例高，但意外的是，這群人反而在公民參與、傳統政治參與最為積極，更甚於 I 公 / 高；由其基本特徵觀之，多為過去職業位階高者，筆者認為這群人可能多為退休主管，維持過去工作時的參與習慣，並且擁有資源，相對於 I 公 / 高，有更多的時間可以參與，無論是社團或政治參與，都成為他們生活的重心。

（二）四類民眾的社會資本政治使用模式

在瞭解各類民眾的基本特徵與參與行為後，進一步要討論的是社會資本對提升政治參與的影響是否存在於各類型民眾？影響程度為何？以下，透過控制社會資本使用類型後，檢視在各類民眾中有無參與社團者的政治參與平均數是否有顯著的差異，並由平均數相除的結果比較影響的大小（見表 4）。

表 4 四類民眾的社團參與和公民參與、傳統政治參與的關係 (T 檢定)

	社會資本 使用類型	最近一年有 無參與社團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自由度	顯著性	個數	平均數相除 (有參與 / 無參與)
公民 參與	I 公 / 高	無	.25	.33	-6.05	436	.000***	247	1.83
		有	.46	.38				190	
	II 私 / 高	無	.34	.35	-5.55	245	.000***	131	1.74
		有	.59	.35				116	
	III 私 / 低	無	.23	.32	-7.19	180	.000***	353	2.27
		有	.51	.41				125	
	IV 公 / 低	無	.17	.30	-10.38	400	.000***	580	2.62
		有	.45	.37				251	
傳統 政治 參與	I 公 / 高	無	.10	.20	-2.80	380	.005**	246	1.58
		有	.16	.22				189	
	II 私 / 高	無	.11	.21	-.59	243	.554	129	1.15
		有	.13	.22				115	
	III 私 / 低	無	.08	.18	-.17	472	.866	349	1.04
		有	.09	.19				125	
	IV 公 / 低	無	.07	.17	-3.45	359	.001**	573	1.78
		有	.13	.24				251	

資料來源：社會變遷基本調查六期三次 (2012)。

說明：*** $p < .001$ ；** $p < .01$ ；* $p < .05$ (雙尾檢定)。

首先，由顯著性觀之，各類民眾的社團參與皆有助於提升公民參與。有參與社團者的公民參與平均數明顯較無參與社團者高，尤其是對IV 公 / 低這類民眾的效果特別明顯，有參與社團者的公民參與平均數是沒有參與社團者的 2.62 倍，其次則是III 私 / 低為 2.27 倍。接著，檢視社團參與傳統政治參與的影響。與公民參與不同的是，參與社團對於提升傳統政治參與的效果僅存在 I 公 / 高與IV 公 / 低兩類民眾；與公民參與同樣的是，社團參與效果最明顯的是IV 公 / 低，有參與社團者的傳統政治參與平均數是沒有參與社團者的 1.78 倍。上述觀察具有三個層面的意涵：一是IV 公 / 低這類民眾，有參與社團者和沒參與社團者的公民參與和傳統政治參與平均數，皆為四類型中差異最大；此意謂著IV 公 / 低者，雖然參與社團的比例並非最高，但一旦參與社團，就易受到社團的動員而參與政治和公民集會活動，此符合本研究預期以公領域為主要生活圈但社會位置處於劣勢者，因其需求會產生「隨從型」的政治行為。二是相對於社會位置低的兩群民眾，I 公 / 高者的公民參與和傳統政治參與程度都較高，社團參與更是對兩種政治參與皆有顯著的正相關，顯示這類民眾不僅藉由社團參與有較高的社會資本，也傾向將之用於廣義和狹義的政

治場域，展現「發展型」的政治行為模式。三是以私領域為主要生活圈者，社團參與僅和公民參與有顯著的相關，即便是社團參與比例最高的Ⅱ 私 / 高者亦是如此；此外，相對之下，這兩類民眾參與公民活動的平均數亦高於以公領域為主要生活圈的兩類民眾；這一方面顯示這兩群人以公民參與為重心，另一方面也顯示以私領域為生活圈者，其藉由社團活動參與所獲得之社會資本，不傾向使用於傳統政治場域，也因此有無參與社團對其傳統政治參與的程度沒有顯著影響。

以公私領域為主要生活圈者在社團參與和傳統政治參與關係上的差異，看似符合傳統性別分工的界線，令人不禁好奇是否將社會資本用於傳統政治場域與廣義政治活動的模式，真為男女有別？因此，筆者再進一步從性別角度切入，觀察四類民眾在社團參與、公民參與和傳統政治參與上的性別差異（見表 5），發現各種參與的性別差異，僅存在Ⅰ公 / 高者內部；就社團參與的比例來看，四類民眾僅Ⅰ公 / 高者有顯著的性別差異（男 48.1% > 女 37.8%； $p=.033^*$ ），政治參與和公民參與的情形亦是如此，顯示此分類有其意義。看似符合性別界線的社團與傳統政治參與關係（表 4），在透過依據社會位置和主要生活圈所建構的社會資本使用類型檢視後，政治參與的性別差異僅存在於Ⅰ公 / 高者；換言之，Ⅱ私 / 高與Ⅲ私 / 低這兩類民眾不傾向將社會資本用於傳統政治場域，並非來自於這兩類女性較少參與政治活動之故。

表 5 四類民眾在三種參與的性別差異

	Ⅰ 公 / 高	Ⅱ 私 / 高	Ⅲ 私 / 低	Ⅳ 公 / 低
社團參與	男 48.1% > 女 37.8% ; $p=.033^*$	No sig.	No sig.	No sig.
公民參與	男 .37 > 女 .30 ; $p=.025^*$	No sig.	No sig.	No sig.
傳統政治參與	男 .14 > 女 .10 ; $p=.047^*$	No sig.	No sig.	No sig.

資料來源：社會變遷基本調查六期三次（2012 年）。

說明：1. 社團參與比例的性別差異以交叉分析檢視；公民參與和傳統政治參與的平均數性別差異，則以 T 檢定檢視，並僅列出有顯著者。

2. *** $p<.001$ ；** $p<.01$ ；* $p<.05$ （雙尾檢定）。

伍、結論

政府近年來積極推動兩性平權與性別主流化，在政治的面向，由國會中女性菁英的比例、投票參與的情形來看，似乎已有不錯的表現。然而，政治場域的參與不僅是當選席次與投票率等數字的呈現，更重要的是這些數字必須有助於爭取並保障女性權益的積極意義；政治場域的參與也不僅是這兩個部分，還有許許多多不同層次、不同類型的參與。

如果社會資本是「弱者的武器」，是不是也可以用來解決兩性在政治場域的參與差異？欲藉社會資本提升女性政治地位的前提是，女性的社會資本必須要能外溢於政治場域使用，而非僅供生活使用。因此，本研究的目的除了觀察兩性社團參與的長期樣貌外，更重要的是，討論藉由社團參與所累積的社會資本能否轉變為女性涉入政治場域所需的動能，提升女性的政治參與，並試圖建構社會資本使用於政治場域的類型。

筆者首先檢視 1990-2012 年兩性的社團參與情形（圖 1），兩性社團參與比例雖長期呈現男多於女，但男性的社團參與比例逐年下滑，兩性間的差距逐漸縮減至幾乎無顯著的差別。其次，社團參與和廣義／狹義政治參與的正向關係，同時顯現於兩性（表 2）；有參與社團的男女，無論在選舉等傳統政治活動或社會服務、鄰里集會等公民活動中，皆有較積極的表現。換言之，藉由參與社團所獲取的社會資本，男女皆可外溢使用於廣義與狹義的政治場域，此發現支持「肯定說」與「階段說」的觀點。本研究藉由類型化社會資本的政治使用來進一步討論兩性的社會資本轉化，是較符合「肯定說」所持男女沒有不同的論點，抑或是「階段說」所持之論點——女性受「需求」影響而出現階段性的社會資本使用。筆者依據社會位置與主要生活圈，將民衆分為 I 公領域／高社會位置、II 私領域／高社會位置、III 私領域／低社會位置、IV 公領域／低社會位置（圖 2）等四類；並預期依使用需求可能會出現發展型、冷漠型、度日型、隨從型等四種相對應的傳統政治參與類型。由四類民衆的社團參與、基本特徵來觀察傳統政治活動和公民集會活動的參與（圖 3、表 3、表 4），發現社會資本在傳統政治場域的使用看似男女有別，但在進一步檢視各類民衆內部的參與性別差異後，發現性別差異僅存在於 I 公／高（表 5）。換言之，除了這類民衆之外，透過社會位置與主要生活圈所建構的類型確實可解釋社會資本在政治參與使用上的差異，當個人座落於 II 私／高、III 私／低、IV 公／低這三個象限時，並非男女有別，而是男女有著對應其需求的相似政治參與情形如下：IV 公／低者在傳統政治活動和公民活動中，皆屬於被動員的一群，社團參與明顯提升其政治參與，屬於「隨從型」政治行為；III 私／低者以貼近私領域生活的公民活動為主，屬於「度日型」的政治行為；II 私／高者並不如預期般地冷漠，無論在社團參與、公民參與、政治參與皆為程度最高，主因可能是他們多為退休（有時間）、高教育程度（公民意識高）、過去的職業位階高（過去曾在 I 公／高，只是退休，因此移動到 II 私／高，且經濟狀況佳）者，因此無論在參與習慣或是公民意識上都相對於同為私領域的 III 私／低來的具有公共性，且相對於 I 公／高更有時間參與。

回到本研究的研究目的，社會資本能否用來解決兩性在政治場域的參與差異？就本研究的發現而言，無論男女，社會資本皆可外溢於政治場域使用，且不侷限於一般性的公民活動，對於傳統政治活動亦有助益；真正決定兩性社會資本政治使用模式的是由生活圈與

社會位置所建構的需求。然而，必須特別關注的是處於公領域且社會位置高的女性，相對之下，她們的社會資本轉化為政治參與的情形不如相同象限的男性。由本研究中，我們無法透過資料得知這群女性為何較不傾向將社會資本使用於政治場域。筆者認為有兩種可能：一方面可能是公私分工的鬆動雖然使得許多女性進入勞動市場，但仍普遍存在的傳統性別價值，使得女性勞動者必須同時面對工作與家務的雙重負擔；此外，公領域的制度結構具有男性優勢，男主女從的權力位階並非僅存於私領域，在女性進入公領域後，更是在公領域複製著這套權力關係，女性在職場上往往必須付出更多的努力始能和男性有相似的地位，因此限制了女性參與政治的時間與精力；另一方面可能是傳統性別角色，使得女性即便和男性擁有同樣的社會地位，仍傾向將政治留給男性，在基本參與之外，無意在政治場域有更進一步的發展。綜上所述，女性社會資本的提升，確實有助於增進兩性在政治場域的平等，但更積極的思考應為同時降低在傳統性別價值下女性面對的阻力，才能雙管其下，更快達成兩性平權的目標。

本研究雖試圖建構社會資本使用於政治場域的類型，但屬初探性研究，仍有諸多限制，期待未來能再加以突破與改善。首先，以正式社團的參與做為社會資本的測量可能會產生兩種偏誤：一是社團日新月異，若要進行長期觀察，最後觀察到可能只有受歡迎且長期存在的組織，但這並非真正參與的情形；二是社團參與僅能測量到正式的社會關係，無法得知非正式人際關係（社會網絡）的情形，而這些人際關係有時候可能較正式的社團參與更加重要也更具普遍性 (Norris 2002; Putnam 2001)。其次，在類型的操作化上，公私領域的測量，除了工作收入的有無之外，仍有其他測量方式；由個人所處的生活圈來看，公私領域亦非截然二分，對許多女性來說，即便進入勞動市場並未因而減少家務的負擔，而公私雙重壓力加諸於女性身上。雖然以「有無收入」來操作化公私領域的概念過於簡化，然而值得說明的是，由本研究來看，儘管女性生活範圍多侷限於私領域，但在過去往往被忽視卻屬於廣義政治參與（公民參與）的社區鄰里活動上，女性的參與程度並不亞於男性；不像傳統政治活動多數集中在選舉期間，這些活動不僅是與生活更為貼近也是更普遍的，但目前國內的調查研究對於公民參與的測量仍相對不足，這也是本研究特別強調，並認為可在未來進一步探索之處。同樣的，社會位置也是有許多不同的測量標準。礙於資料的限制，本研究僅以工作收入有無及主觀社會位置的判定來試圖類型化社會資本的政治使用模式，雖不嚴謹，但希望能藉此對兩性社會資本的政治使用爭辯提出新的見解，也希望喚起政治學界對性別與社會資本研究的重視。

* * *

附錄一、使用資料清單

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使用資料

執行年度	期次	主題	主持人
1990	二期一次	宗教、休閒、家庭	瞿海源教授
1992	二期三次	政治文化	瞿海源教授
1995	三期一次	家庭、人際關係	瞿海源教授
1997	三期三次	社會階層—長卷	瞿海源教授
2000	四期一次	人際、休閒	章英華教授
2002	四期三次	社會階層	章英華教授
2005	五期一次	綜合	章英華教授
2007	五期三次	社會階層	張荳雲教授
2012	六期三次	性別	章英華教授

資料來源：台灣社會變遷調查，<http://www.ios.sinica.edu.tw/sc/>，作者自行整理。

附錄二、變項測量與處理方式

變項	測量題目	處理方式
性別		分為兩類： 1. 男性 2. 女性
傳統政治參與	1. 請託民意代表幫忙 2. 向媒體或政府部門投訴（例如：call-in、投書、打電話、寫 e-mail、臉書留言等） 3. 參與政治活動（例如：義工、助選、參加造勢活動、拉票、具有黨員身分等）	將 3 題受訪者的答案重新歸類為 0（沒有參加）與 1（有參加）後加總除以 3，建構為 0-1 的傳統政治參與指標。越靠近 1，傳統政治參與程度越高，反之則越低。
公民參與	1. 參加社區或地方性質的活動或集會（例如：公寓大樓委員會、鄰里集會、鄉鎮市村里民大會、農漁民集會、社區婦女、家長集會） 2. 擔任志工，從事社會服務（例如：幫助清掃社區、垃圾回收宣導、在學校或醫院或文化中心擔任志工）	將 2 題受訪者的答案重新歸類為 0（沒有參加）與 1（有參加）後加總除以 2，建構為 0-1 的公民參與指標。越靠近 1，公民參與程度越高，反之則越低。
主要生活圈	請問您做過有收入的工作嗎？	依「目前有無工作收入」分為兩類： 1. 公領域：現在有工作，而且是有收入的人 2. 私領域：包含現在沒有工作（或現在的工作沒有收入）、從以前到現在做的工作都是沒有收入的、從來沒做過任何工作等三類人
社會位置	我們社會中，有一群人比較接近上層，有一群人比較接近下層。下面有一個由上到下的圖表（最底層為 1，最頂層為 10），請問您認為您目前屬於哪一層？	分為兩類： 1. 高社會位置（6-10 層） 2. 低社會位置（1-5 層）
年齡	請問您是哪一年出生的？民國 _____ 年	分為五類： 1. 19-29 歲 2. 30-39 歲 3. 40-49 歲 4. 50-59 歲 5. 60 歲以上
教育程度	請問您的教育程度是	分為三類： 1. 國中小及以下 2. 高中職 3. 大學及專科以上

變項	測量題目	處理方式
現在（或以前）的職業	請問您目前（以前）工作主要的職位和工作內容是？	分為五類： 1. 主管或專家 2. 專業技術人員或助理 3. 行政事務與服務人員 4. 農林漁牧與體力勞動者 5. 從來沒有工作過

資料來源：社會變遷基本調查六期三次（2012 年）。

附錄三、四類民衆的社團參與情形與基本特徵交叉分析表

		I 公 / 高	II 私 / 高	III 私 / 低	IV 公 / 低	總和	卡方檢定
最近一年有無參與社團	無	56.6%	53.0%	73.8%	69.8%	50.0%	df=3 $\chi^2=53.935$ $p<.001$
	有	43.4%	47.0%	26.2%	30.2%	50.0%	
	總和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個數	438	247	478	831	1,994	
性別	男	54.2%	35.3%	37.9%	59.1%	50.0%	df=3 $\chi^2=80.323$ $p<.001$
	女	45.8%	64.7%	62.1%	40.9%	50.0%	
	總和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個數	439	249	480	832	2,000	
年齡	19-29 歲	17.8%	23.9%	20.0%	26.2%	22.6%	df=12 $\chi^2=385.528$ $p<.001$
	30-39 歲	30.5%	8.4%	9.6%	26.3%	21.0%	
	40-49 歲	30.3%	10.8%	11.9%	23.3%	20.5%	
	50-59 歲	15.0%	19.9%	21.7%	17.3%	18.2%	
	60 歲及以上	6.4%	37.1%	36.7%	7.0%	17.7%	
	總和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個數	439	251	479	833	2,002	
教育程度	國中小及以下	11.0%	29.3%	52.3%	24.1%	28.7%	df=6 $\chi^2=267.699$ $p<.001$
	高中職	24.4%	27.3%	22.9%	37.6%	29.9%	
	大學及專科以上	64.6%	43.4%	24.8%	38.3%	41.5%	
	總和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個數	438	249	480	833	2,000	
現在（或以前有工作時）的職業	主管或專家	23.4%	14.5%	4.6%	6.3%	10.7%	df=12 $\chi^2=417.538$ $p<.001$
	專業技術人員或助理	29.1%	11.7%	9.9%	14.5%	16.2%	
	行政事務與服務人員	29.8%	33.9%	31.7%	34.9%	32.9%	
	農林漁牧與體力勞動者	17.7%	23.0%	42.6%	44.3%	35.4%	
	從來沒有工作過	0.0%	16.9%	11.3%	0.0%	4.8%	
	總和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個數	436	248	477	827	1,988	

資料來源：社會變遷基本調查六期三次（2012 年）。

說明：1. *** $p<.001$ ；** $p<.01$ ；* $p<.05$ （雙尾檢定）。

2. 灰底為調整後餘值大於 1.96，顯示該細格相較於全體有顯著較高的比例。

參考文獻

I. 中文部分

王中天，2002，〈社會資本及其政治效應初探：以台灣為例〉，台灣政治學年會暨「全球化與台灣政治」學術研討會，12月15-16日，嘉義：中正大學。

(Wang, Jong-tian. 2002. "A Preliminary Study of Social Capital and Its Political Effects in Taiwan."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Taiwanese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Chiayi.)

王雅各，1998，〈大學學生社團中男性社員的性別意識及其影響〉，《本土心理學研究》，9: 245-277。

(Wang, Ya-ko. 1998. "The Phenomenon and the Effect of Gender Ideology for the Male Membership of College Student Club." *Indigenous Psychological Research in Chinese Societies* 9: 245-277.)

吳乃德，2004，〈搜尋民主公民：社團參與的理論與實際〉，載於《公共領域在台灣》，李丁讚主編，台北：桂冠出版社。

(Wu, Nai-the. 2004. "Searching Democratic Citize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 Group." In *Public Sphere in Taiwan*, ed. Ding-zan Lee. Taipei: Lauréat Publications.)

林南、陳志柔、傅仰止，2010，〈社會關係的類型和效應：台灣、美國、中國大陸的三地比較〉，《台灣社會學刊》，45: 117-162。

(Lin, Nan, Chih-jou Jay Chen, and Yang-chih Fu. 2010. "Patterns and Effects of Social Relations: A Comparison of Taiw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aiwa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45: 117-162.)

林聰吉、楊湘齡，2008，〈台灣社會資本的分佈及其民主效果〉，《東吳政治學報》，26(2): 39-81。

(Lin, Tsong-jyi, and Xing-ling Yang. 2008. "Effects of Social Capital on the Taiwanese Democracy." *Soochow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6(2): 39-81.)

陳欽春、王中天，2008，《社會信任指標及其調查機制之建構》，台北：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九十六年度委託研究案報告書。

(Chen, Chin-chun, and Jong-tian Wang. 2008. "Construction of Social Trust Indicator and Investigation Mechanisms." Taipei: Report of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Commission Research Project.)

- 黃競涓，2006，《平等與差異：正義倫理與關懷倫理之性別與文化研究》，計畫編號：NSC94-2414-H-110-002，台北：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 (Hwang, Ching-chane. 2006. "Equality and Difference: A Gender and Cultural Study of the Ethics of Justice and the Ethics of Care." NSC94-2414-H-110-002. Taipei: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Project Report.)
- 楊婉瑩，2007，〈政治參與的性別差異〉，《選舉研究》，14(2): 53-94。
- (Yang, Wang-ying. 2007. "The Gender Difference i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14(2): 53-94.)
- 楊婉瑩、林珮婷，2010，〈她們為什麼投給馬英九？探討 2008 年總統大選的性別差距〉，《選舉研究》，17(1): 91-128。
- (Yang, Wang-ying, and Pei-ting Lin. 2010. "Why Do Women Vote for Ma? The Gender Gap in the 2008 Presidential Election."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17(1): 91-128.)
- ，2011，〈當「男女有別」變成「男女不平等」：性別角色認知與政治效能感〉，《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29: 121-172。
- (-----, 2011. "When Gender Differences become Gender Inequalities: The Political Effects of Gender-Role Perceptions." *Journal of Women's and Gender Studies* 29: 121-172.)
- 熊瑞梅，2001，〈性別、個人網絡與社會資本〉，載於《華人社會的調查研究方法與發現》，邊燕杰、涂肇慶、蘇耀昌主編，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Hsung, Ray-may. 2001. "Gender, Personal Network and Social Capital." In *Investig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Methods and Findings*, eds. Yan-jie Bian, Zhao-qing Tu, and Yao-chang Su.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熊瑞梅、張峰彬、林亞鋒，2010，〈解嚴後民衆社團參與的變遷：時期與世代的效應與意涵〉，《台灣社會學刊》，44: 55-105。
- (Hsung, Ray-may, Feng-bin Chang, and Ya-feng Lin. 2010. "Changes in Participation in Post-Martial Law Voluntary Associations: Effects and Implications of Period and Cohort." *Taiwa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44: 55-105.)
- 瞿海源，2002，〈結社自由、團體參與、與民主〉，載於《法治、人權與公民社會：殷海光基金會自由、平等、社會正義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瞿海源、顧忠華、錢永祥主編，台北：桂冠圖書。
- (Chiu, Hei-yuan. 2002. "Freedom of Association, Group 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cy." In *Rule of Law, Human Rights and Civil Society*, eds. Hei-yuan Chiu, Chung-hwa Ku, and Sechin Y. S. Chien. Taipei: Lauréat Publications.)

II. 外文部分

- Almond, Gabriel A., and Sidney Verba. 1963. *The Civic Culture: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Bourdieu, Pierre. 1986.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ed. John G. Richardson. New York: Greenwood.
- Burns, Nancy, Kay L. Schlozman, and Sidney Verba. 2001. *The Private Roots of Public Action: Gender, Equality,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aiazza, Amy, ed. 2000. *The Status of Women in the States*.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Women's Policy Research.
- Caiazza, Amy, and Robert D. Putnam. 2005. "Women's Status and Social Capital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Women, Politics, and Policy* 27(1/2): 69-84.
- Campbell, Angus, Philip E. Converse, Warren E. Miller, and Donald E. Stokes. 1960. *The American Voter*.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 Coleman, James S. 1988.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4(2): 84-88.
- Coulthard, Melissa, Walker Alison, and Morgan Antony. 2002. *People's Perceptions of Their Neighborhood and Community Involvement*. London: Stationery Office.
- Gilligan, Carol. 1985. "In a Different Voice: Women's Conceptions of Self and of Morality." In *The Future of Difference*, eds. Hester Eisenstein and Alice Jardine.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Harell, Allison, and Jillian Evans. 2005. "Gendered Social Capital and Its Political Implications: The Canadian Cas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resented at the Canadi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Ontario.
- Inglehart, Ronald, and Pippa Norris. 2003. *Rising Tide: Gender Equality and Cultural Change around the Worl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in, Nan. 1999. "Building a Network Theory of Social Capital." *Connections* 22(1): 28-52.
- , 2001. *Social Capital: 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owndes, Vivian. 2000. "Women and Social Capital: A Comment on Hall's 'Social Capital in Britain'."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0(3): 533-540.
- , 2004. "Getting On or Getting By? Women, Social Capital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6: 45-64.
- Maslow, Abraham H. 1943. "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50(4): 370-396.
- Norris, Pippa. 2002. "Making Democracies Work: Social Capital and Civic Engagement in 47 Societies." Presented at the Midwest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60th Annual Meeting, Chicago.
- , 2007. "New Feminist Challenges to the Study of Political Engagement."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Behavior*, eds. Russell J. Dalton and Hans-Dieter Klingeman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Norris, Pippa, and Ronald Inglehart. 2005. "Gendering Social Capital: Bowling in the Women's Leagues?" In *Gender and Social Capital*, ed. Brenda O'Neill. New York: Routledge.
- Paxton, Pamela. 2002. "Social Capital and Democracy: An Interdependent Relationship."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7: 254-277.
- Putnam, Robert D. 1995. "Bowling Alone: American's Declining Social Capital." *Journal of Democracy* 61: 65-78.
- , 2000.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 , 2001. "Social Capital: Measurement and Consequences."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cy Research* 2: 41-51.
- Uphoff, Norman T. 1996. *Learning from Gal Oya: Possibilities for Participatory Development and Post-Newtonian Social Science*. London: Intermediate Technology Publications.
- Verba, Sidney, and Norman H. Nie. 1972. *Participation in America: Political Democracy and Social Equality*. New York: Harper & Row.
- Verba, Sidney, Norman H. Nie, and Jae-on Kim. 1978. *Participation and Political Equality: A Seven-Nation Compari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elch, Susan, and John Hibbing. 1992. "Financial Conditions, Gender, and Voting in American Elections." *Journal of Politics* 54: 197-213.

Gender Difference?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Typology of Utilization of Social Capital in Politics

Pei-ting Lin^{*}

Abstract

Most of the studies indicate that one of the advantages for social capital is it can stimulate democratic development.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one's political interest, political knowledge and citizen skill can be brought up through participating in the communities. However, there is no consensus on whether women use their social capital in the same way as men. This study thus attempts to focu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political engagement for the gendering social capital in Taiwan. With the empirical data analysis used in this study, we have two findings as the follows. First, regardless of the gender, people who involve in a community will engage more positively in civic and traditional political activities. Secondly, by classifying the observations according to the social status (high/low) and their main living area (public/private sphere), we found that people, except those who have high social status and live in the public sphere, will have the same pattern of spending social capital in political engagement when they possess the same social status and have the same main living area. In other words, gender is not the main explanation of the difference in using social capital within the traditional political engagement.

Keywords: social capital,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gender division, political engagement, civic engagement

^{*}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Ming Chuan University;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ublic Affairs, Fo Guang University.